

生活的序曲

苏瓦·阿扎耶夫著

吴爱萍等译

中国新闻出版社

生活的序曲

〔苏〕瓦·阿扎耶夫 著

吴爱萍 王仰正 关文学 译

罗可 校

中国新闻出版社

Ажаев 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ЖИЗНИ

本书根据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2年版本译出

生活的序曲

〔苏〕瓦·阿扎耶夫著

吴爱萍 王仰正 关文学译 罗可校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 75 印张 157000 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印数00,001—11000

书号：10363.016

定价：1.6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阿扎耶夫是苏联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

《生活的序曲》以青年生活为题材，描写了五年计划艰难、美好而带有浪漫色彩的年代。作者以抒情的笔调，真实而亲切地展示了青年创业者丰富的内心世界，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作品告诉人们：生活是困难的，人是复杂的。创业者只有充满信心，敢于开拓，勇于进取，不怕挫折，才能达到既定的目的。

本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亲切动人，具有激励青年人奋发向上的魅力。

第一章

朋友还没有来，你如约站在横跨街道的铁路桥旁边等他。

在生锈的铁栅栏后面，工厂历历在目。三座灰暗的砖楼，呈U字形。时不时地，有一股刺鼻的酸味袭来。你知道，这是苯味。工厂的机器轰隆轰隆，震得空气也在微微颤抖。从一根弯成直角形的金属管里冒出一股白色的蒸气，转眼之间，便融化在炎热的夏日的天空里。气柱发出“嘘、嘘……”声，好象请求周围的人们不要妨碍它工作似的。

你没有马上发现走过来的万尼亚。他也在瞧着工厂心情激动得和你一样，很想说点庆幸的话，比方：“我来工作了，请收下我吧，工厂。请收下我的坚实肌体，接受我的一片赤子之情吧。”

老实说，你和万尼亚两个，心里直打鼓，担心会吃闭门羹。在职业介绍所可以糊弄过去，可工厂里却不需要实验员。你们的朋友科斯佳并不是工厂的局外人，人家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对他说：“把你的朋友领来吧。”

没费什么周折，你们就进了工厂大门。“走吧，走吧，小伙子们，胆子放大点。”传达室的纽拉大婶鼓励你们说。她的脸上有一块大大的、暗红色的伤疤，两只眼睛也不一样，一只是原来的，灵活有神；另一只是后来安的，呆滞晦暗。

纽拉大婶劝你们到办公室，直接去找总化学师谢苗·费奥多罗维奇·普里亚欣。

在小小的办公室里，你们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面对穿着清一色细缎纹布的三位化学师的凝视的目光，说自己的学校是偏重学化学的二类学校。

“这种偏重会使你们获得化验员的崇高称号吗？”一位肩膀抽搐的化学师不怀好意地问。

你，鲍里斯，把整整齐齐卷成圆筒形的崭新的中学毕业证书递给了他。

“好家伙！”肩膀抽搐的化学师为证书的尺寸吃了一惊。

“我的朋友们，化学，特别是药物有机化学，乃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总化学师普里亚欣说。他用两只圆鼓鼓的明亮的大眼睛看着你们，显然，感到很满意。“好样儿的，你们选中了化学这一高尚的专业。”

“我想，与其说他们选中了化学，还不如说化学选中了他们。”肩膀抽搐的化学师说。“我请求您，谢苗·费奥多罗维奇，预先提醒这两个年轻人：这门专业不仅是高尚的，而且还是艰苦的。不会一帆风顺。要知道，根据这张文凭，他们要做的正是化验员。”

他手里拿着那张展开的毕业证书，小心翼翼地还给了你。

“这就是说，您不会让他们进化验室了，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第三位化学师彬彬有礼地问。他个子矮小，头发花白，整齐利落。

“是的，米哈伊尔·伊里奇，我不会要他们。”化验室主任耸了一下肩膀。“这样身体强壮的大个子，同化验室单

薄易碎的玻璃，是很不相称的。我希望从他们学校能来一些女孩子。曲颈瓶和试管，是为姑娘们柔软的小手预备的。”

任车间主任的矮个子化学师，心满意足了。

“好极了！那就让这两个小伙子到我的车间来吧，谢苗·费奥多罗维奇。我这个人没架子，身体越壮，我越喜欢。”

你们尽量不去听这场唇枪舌战，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里亚欣身上。

“不管什么药，都是用小小的纸包包着。”普里亚欣关切地小声对你们说。“可这里要同几十吨、几百吨的药品打交道，也就是说，是一种大规模的、复杂的生产过程。你们去这种车间不害怕吗？”

你们强调说，你们愿意到任何生产岗位去劳动。你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去化验室。

“现在，大量懂理论的工人到我们这儿来，我很高兴。”普里亚欣对车间主任和化验室主任说。“他们将来会把我们的化学工作推向前进的。”

“但愿老天保佑。”化验室主任霍尔林没有表示异议，与此同时，他那不断抽动的肩膀，还作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动作。

几分钟后，你们已办好了手续（这是干部科一位表情严肃的女人说的，她仔细地检查了你们的介绍信和证件）。矮个子化学师姓努斯包梅尔，他从容不迫地在工厂院子里走着，你们跟在后面，毕恭毕敬地听着他的谆谆教导。

“你们的工作岗位是扎耳加烘干机。”努斯包梅尔一字一板地说。“一切都很简单，你们只要不让烘干机闲着就行

了。”

介绍当然是很详细的。矮个子车间主任喜欢指指点点，可中心意思只有一点，决不能让烘干机闲着。

努斯包梅尔把你们领进一间很大的、不太亮堂的屋子。里面摆着六个黑色大高压锅，放成两排，个个油光发亮，铁腿又粗又壮。这儿比较清静，只有传送带发出轻轻的嚓嚓声，以及二氧化碳气从瓶子里出来沿着细细铜管进入机器时发出的吱吱声。高压锅里的搅拌器在平稳均匀地转动着，地板微微有些颤抖。这些声音，听起来叫人感到安逸。

给人的最初印象是：车间里空无一人，机器都在自动运转。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瞧，那不是一位看机人嘛，他身材魁梧，穿着整洁的工作服。他叫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德罗诺夫。那儿还有一位，叫科利亚·库尔久莫夫。他滚动着一个特大的、装着二氧化碳的黑罐子，动作是那样的灵巧，那样的利落。他的身体真棒，肌肉在退了色的红足球衫下高高隆起。

“这两位是才来的。”努斯包梅尔简单地介绍着你和万尼亚。“我把他们交给您了。”

德罗诺夫严肃地说了声“谢谢”。他板着面孔，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死死盯着新来的人。他突然友好地眨了眨眼睛。你们相互端详着，显然已经爱上了德罗诺夫和他的车间。

努斯包梅尔发现你们活跃起来，便扬起头来看着那庞然大物——高压锅问道：

“这些茶壶好玩儿吗？到时候，我们会相信你们，让你们来照料它们的。这些茶壶会产生一种很厉害的东西：水杨

酸。”

矮个子化学师翻阅了一下观察记录，赞同地向小伙子们点点头，然后轻手轻脚地走了。主任一走，科斯佳·图夫林就从近处的一个高压锅后转了出来。他长着一头卷发，身穿油污的工作服，一副货真价实的工人样子。其实，科斯佳在院子里就发现了他的两个朋友，只是不愿碰上那位严厉的主任罢了。

德罗诺夫客气地走到一旁，好让小伙子们聊聊，熟悉熟悉情况。瞧，他们多么激动，简直不知所措！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开始工作时不也激动得全身颤抖吗？

小伙子们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他们经历的事情。父亲几次去房管局，请求开证明时，把年龄写大一点，哪怕是加到十七岁半，或者至少加到十七岁也好。因为，大家都吓唬他们：化工厂不收未成年人，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录用。可结果呢，房管局的证明连瞧都没人瞧。其实，是我们两人个大帮了忙。你知道吗，科斯佳，为我们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指令呢？我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分配鲍·拉里切夫和伊·列夫诺夫为基本生产部门的工人，试用期为一个月。”现在，伊万，即便我们豁出命去，也要经得住考验。我们最喜欢普里亚欣了。他是个好样的，办事情干净利索，看上去也很善良。而化验室主任霍尔林，却爱挖苦人，喜欢女人。他说：“我等着从他们学校来一些女孩子。”真不是东西！我们压根儿就不打算到你的化验室去。

科斯佳·图夫林与朋友们的看法完全一致：就应当在车间工作，化验室不是男子汉呆的地方。况且，化验室也容

纳不下所有的人。科斯佳早来工厂整整一个月。他本想进戏剧学校，但无意中却进了工厂。现在以老大哥的身份给朋友们提出忠告，可惜，他们听不进去，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伙伴们被科斯佳黑灰色头发中闪闪发光的新年雪花吸引住了——科斯佳在他的糊涂脑袋瓜上不知搞的什么装饰品。

科斯佳弯着腰，抖动着头发，解释说：

“这是升华了的水杨酸。我们车间就是采用挥发和升华的办法，来净化工业水杨酸的。明白吗？”

德罗诺夫和库尔久莫夫一边望着小伙子们，一边议论着：他们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者呀。

“真是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主要的是，他们有觉悟，懂得化学公式、化学原理，比我们有文化，知道机器的性能。你就看吧，他们会好好干的。当然，暂时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看这一位，”德罗诺夫把头转向鲍里斯，说道：“好棒的小家伙，胳膊多壮，可脸儿还是一副娃娃相，嘴唇厚厚的。你感到受了委屈，嘴唇抖动着，腮帮鼓得老高。”

科利亚·库尔久莫夫是工厂共青团的领导人。他问小伙子们是不是共青团员。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共青团员啦。

“我们的队伍又扩大了！”科利亚高兴极了。“要是有人欺负你们，就到支部来。明白了没有？你们喜欢体育运动吗？”

鲍里斯是举重运动员，万尼亚跑得很快，两人都会打冰球，然而不是在运动场里，而是在院子里。万尼亚穿上“挪威鞋”，跑得特别快。库尔久莫夫满意地将这些重要资料记在小本本上。

“喂，小伙子们，说一会儿就行了。”德罗诺夫打断了无休止的谈话。“该干活了，休息只有五分钟。”

“别害怕，要勇敢！”库尔久莫夫鼓励着朋友们。

鲍里斯，我们可爱的英雄……几个五年计划和伟大卫国战争早已过去了，你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刚到工厂时的情景，不会忘记烘干机，因为你的工龄就是从运转烘干机开始的。

在德罗诺夫陪同下，你和万尼亚走进更衣室。你们笑着换上了厚厚的大衣呢做的裤子和上衣，穿上特大的木底鞋，德罗诺夫给你们每人脖子上挂了一个棉口罩。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说：“今后你们就戴着这个口罩呼吸。”你们却又哈哈大笑起来，以为他一直在和你们开玩笑。

德罗诺夫很稳重，长着一双蓝眼睛。他领着你们在车间里转来转去：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就请问吧，小伙子们，别不好意思。

走了一趟、二趟、三趟，然后又回到昏昏欲睡的笨拙的高压锅跟前。最后又到昏暗的地下室转了一圈。德罗诺夫给你们讲解了大木槽的用处。每个木槽都有一个圆形的洗澡盆那么大。

“我们从‘茶壶’中取出黑色的反应液体，倒进木槽，加上浓硫酸后就会产生一种黄颜色的粥状物质，这就是水杨酸。它是通过吸滤器吸滤出来的。接下去就是你们的工作范围了。”

认真的看机人发现，小伙子们关心的只是工作，他们能胜任吗？再没有必要领着他们在车间里走来走去了，现在他们应该知道，如何使用离心分离机和烘干机了。

万尼亚和鲍里斯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德罗诺夫的每一个动作：他一次又一次地起动和停下离心分离机，打开和关上烘干机。小伙子们目不转睛地望着装料孔——烘干机这个怪物的大嘴巴。铁嘴巴将隔板弄得“哒、哒、哒……”作响。清晰的金属撞击声仿佛在说：“我们要看一看，你们干什么适合，我们要看一看……哒、哒……”

“你到下边去装料。”德罗诺夫终于对万尼亚说。“你，”他向你一扬头。“到上边去卸料。好了，干吧……”

于是，我的朋友干起活来了。在下边，万尼亚戴着纱布口罩，急急忙忙地将原料装进宽大的离心分离机，眼睛不时地瞧着还在空转着的烘干机的装料隔板。机器“哒…哒…哒……”地响着。离心分离机装满了，万尼亚提心吊胆地把它开动起来，慢慢地通过电阻器加大电压。

起初，内鼓轮转动很慢，而后逐渐加快，最后就拼命地旋转起来。这时，离心分离机仿佛在演奏：缓慢旋转时，声音浑厚，随后变细，继而发出警笛似的最强音，一声尖叫之后，便开始发出低低的嗡嗡声，听起来非常悦耳。

万尼亚跑到烘干机跟前，搬来装料箱（里面装着从离心分离机上加工出来的产品），抓起大簸箕，开始将一团团黄色物质投向跳动的隔板。烘干机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声音越来越弱，最后便静了下来。万尼亚投呀，投呀，一边投，一边倾听着离心分离机那不间断的歌声。汗水顺着他那

颧骨高高的狭长脸颊，直往下淌，可是，万尼亚没法去擦汗，因为他手上、上衣上、口罩上都粘上了很多黄色粉末。

紧张的工作并没有影响万尼亚的大脑活动。他想到了自己，也想到了鲍里斯。不管怎么说，我们很走运，被分到一起了。两个小时前，我们还站在门外发抖呢，担心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会被录用，那就还得去职业介绍所。别的不说，人家多么信赖我们，竟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交给我们俩来管。我装料，鲍里斯卸料。

是的，工作是从万尼亚·列夫诺夫手里开始，而在鲍里斯·拉里切夫手里结束的。热气流呼啸着从鼓风机里冲出来，卷起万尼亚投进来的潮湿的酸分子，沿着大口径铝管送到二十米的高处。德罗诺夫在外面指给我们看的就是这些高高的铝管子。它们比任何竖在房顶上的瞭望台都高。

当热风在铝管中奔腾的时候，水杨酸的水分已经消失，变成了粉尘。干燥的粉尘从二十米高处落下来，进入象货车车厢那么大的漏斗里。为了消除粉尘，不使粉尘在全厂到处飞扬，漏斗口被密封在一所小屋里。德罗诺夫解释说：“宁让一个人吃苦，也不让大家受害。”

你，鲍里斯，就在这所小铁屋里工作。这就是说，受害的首先是你。

水杨酸粉尘不停地落到铁“茶壶”中，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把这种移动槽叫作“茶壶”，其实根本不象。你的任务是把装满了的“茶壶”挪到一边，马上再放上一个空的，然后把换下来的拖出房间，过秤，用粉笔在上面标上重量。与此同时，粉尘不停地流淌着，下一个“茶壶”很快又满了。你

还得赶快提着空桶回来：决不能落在烘干机后面，“茶壶”装得过满，产品就会象水一样流得满地都是。

有什么好说的呢，谁叫你们碰上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繁重而有害，化学中的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当时在化工生产中，基本都是手工劳动，后来一些车间条件才有所改善。要知道，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刚刚有了祖国的化学……

回想一下，鲍里斯，该死的烘干机是怎样制服你的吧。你进了房间，紧紧地关上门，打开推料机，酸粉便“流进”铁茶壶里。刺鼻的粉尘充满整个房间，黄雾腾腾，落到脸上、工作服上，迷住了双眼，透过口罩上的纱布和棉花钻进鼻孔和喉咙。

两眼流泪，鼻子和嗓子奇痒难忍，不停地打喷嚏、咳嗽。你穿着木履从方块地板上跑出房间，深深吸一口格外香甜的空气，随后又跑回房间。

你记着努斯包梅尔和德罗诺夫的教诲（你们知道，粉尘对呼吸器官有害），尽量通过口罩呼吸，可口罩很快就湿透了。你又跑出房间，在秤旁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象个醉汉。由于剧烈的咳嗽和贴在脸上的粘腻的棉口罩，胃里难受极了，总想呕吐。这样，就很难把茶壶放到秤上，茶壶变得重极了，你勉强能够提起来。可是过完秤就来不及了，房间里的茶壶又满了，黄色的粉末“洒了”一地。

就这样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着：透过讨厌的口罩呼吸，无法遏止的眼泪，不断发作的恶心。马达安装在室外，传送带带动蜗杆式螺旋输送机转动。传送带不停地拍打着，好象在抱怨：“这受得了吗？这受得了吗？”

你，鲍里斯，心里感到憋闷。你恨透了烘干机，恨透了源源不断的酸粉流，恨透了湿漉漉的口罩。你真想停一下机器，止住皮带均匀而又有节奏的转动，中断旋转轴发出的低低的声响。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可是，这样就等于抛弃工厂。抛弃工厂怎么行呢？多少美好的幻想都同工厂联系在一起啊！

你觉得，你再也支持不住，眼看就要跌倒在屋子里，一倒就会完蛋，正在这时候，工厂宣告休息的汽笛声响了。

老实说，你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是德罗诺夫走进房间，关了烘干机，扯着胳膊把你拉到外面的。

开头几个小时工作下来之后，你仿佛变了个样：象被烧伤了似的，满脸红斑，噘着嘴，眼泪汪汪，难看极了。然而，最主要的是你闷闷不乐，一声不吭，躬腰驼背，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你显然在想：“我得在这烘干机旁干几个星期，几个月，也许要干好几年，受尽熬煎，手脚感到沉重，透过潮湿的口罩呼吸、咳嗽，脑袋里老是想着机器发出的绝望的声音：“难道……”

“小伙子，你的样子很难看，”德罗诺夫粗声粗气地说。“这架烘干机不怎么样。它是德国人为我们制造的。不过，酸粉干得很快。你不要心存幻想，以为其他地方要好些。要习惯，~~要作好精神准备~~。当工人，老兄，在任何地方也不会轻松。”

你脸色阴郁地~~望着~~德罗诺夫。你似乎要冲上去和他拼了。他理解你的~~心情~~，~~善意地~~把你推到门口：

“去散散心吧，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

在工厂的院子里，万尼亚碰见了鲍里斯。他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疲惫不堪的样子，头顶上那绺竖立着的倔强的头发，也无精打采地垂了下来。

身上粘满升华酸的科斯佳·图夫林拿着三瓶牛奶走到伙伴们跟前，工作服的口袋里露出了用报纸包着的面包。

“请喝牛奶，吃面包。”科斯佳说，他脸色绯红，语调充满生气：“你们看，我是怎样在为你们效劳？要注意，这儿到处都是苯粉末，牛奶咽不下去。我喜欢在房顶上吃饭，那儿空气比较清新……”

朋友们沿着消防梯登上房顶。七月的太阳把铁皮晒得发烫。他们就坐在铁皮上，谢天谢地，裤子很厚，是毡呢做的，晒不透。对着瓶口喝着药味很浓的牛奶，啃着夹有硬梆梆香肠的面包。

“下班后我们去亚乌扎好吗？”科斯佳提议说。“索科利尼克到六号码头，没多远。我们在那儿舒舒服服洗个澡，怎么样？真热！”

鲍里斯和万尼亚耸了耸肩膀，意思是说，他们今天还没有去亚乌扎就洗了个够。科斯佳同情地望着心情压抑的伙伴，想方设法地安慰他们，使他们快活起来。

“小伙子们，我在这儿认购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公债。”科斯佳自豪地说。“二十五个卢布，你们也认购吧！”

朋友们同意了：应该认购，一定要认购。接着又沉默下来。牛奶喝光了，在房顶上再也无事可干。他们望着工厂的院子，望着附近通过的铁路：机车拖着装煤的长长车皮，不

停地吃力地叫着。

“我拚死拚活地在烘干机上干了大约一个星期。”科斯佳说道。“这是一台糟透了的机器！机械师们想把它改装一下，可就是没搞成。你们别以为，我是自动离开的，不，我是被调到升华车间的。伊万，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比较轻松的：下面是潮湿的酸，粉尘少一点！可是上面，我的妈呀！”

话音刚落，鲍里斯就咳嗽起来：苛性尘埃钻进喉咙里，不管怎么咳嗽，就是出不来，鲍里斯憋得满脸通红。

“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俩换一下。我想，德罗诺夫是不会反对的。”万尼亚·列夫诺夫建议说。

汽笛突然拚命地嚎叫起来。小伙子们愁眉不展地望着白色的气柱。还是按原来的顺序——科斯佳在前，接着是鲍里斯，最后是万尼亚，顺着梯子走了下来。工人们看着小伙子们，感到可笑：大热天，何苦搞什么日光浴！

小伙子们不约而同地在车间门口停了一会：哎，真不愿意分开呀！

“一切都会习惯的。我们既然来了，也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万尼亚执拗地说。

“大概你在埋怨。”科斯佳得意地微笑着。“不管愿意不愿意，你会习惯的。”

“你胡说些什么，‘会习惯，会习惯！’难道我向你诉苦来着？我说过一句诉苦的话吗？”

鲍里斯两眼愤怒地盯着朋友，随后跑进车间，向那该死的烘干机奔去。